

主编 / 俞伯洪 改编 / 阮洁

茶花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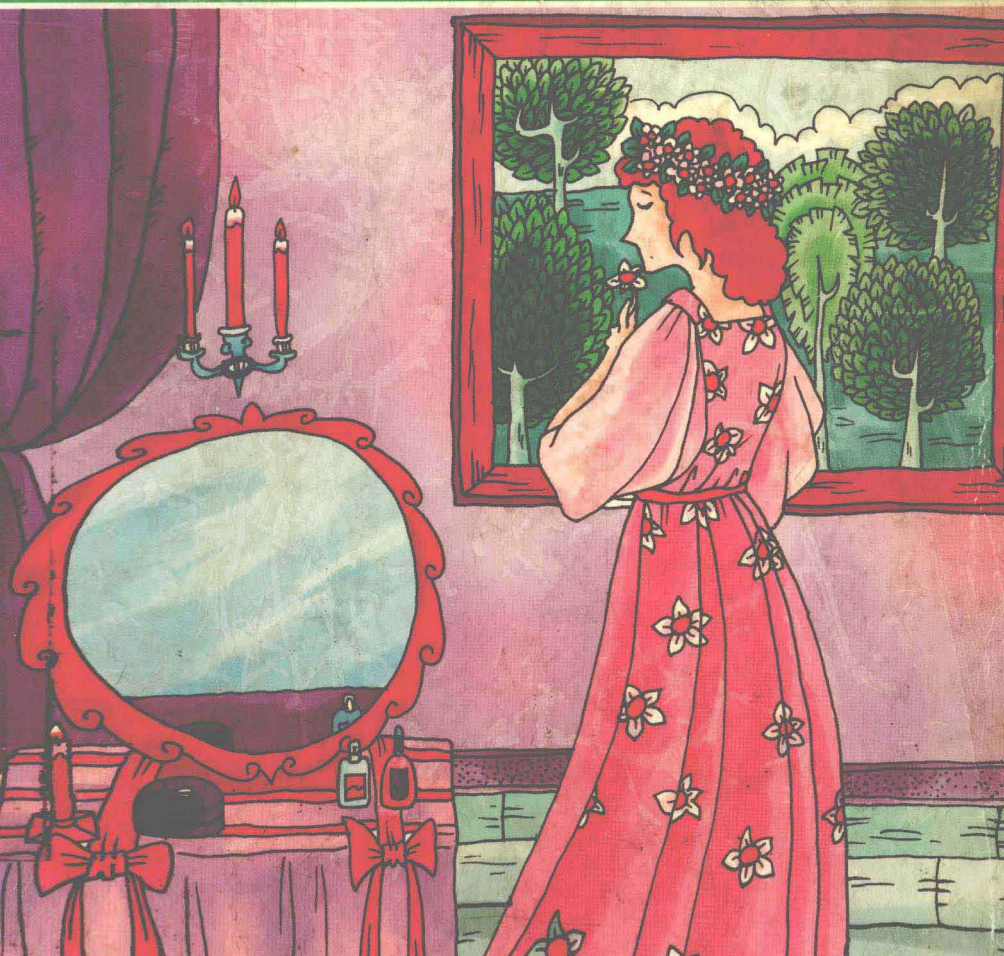
南方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世界文学经典

第二辑

Classical Readings For Youth





茶花女

南方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世界文学经典

第二辑

Classical Readings For Yout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俞伯洪主编. —海口:南方出版社,2005.8
(青少年必读世界文学经典)

ISBN 7-80701-368-0

I. 茶... II. 俞...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8588号

青少年必读世界文学经典(第二辑)

——茶花女

主 编:俞伯洪

责任编辑:何 颖

封面设计:高 山

封面绘画:华路、贾奇 插图:杜敏

出版发行:南方出版社

邮政编码:570203

社 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19号华宇大厦12楼

电 话:(0898)65371546 传真:(0898)65371264

印 刷: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总 印 张:60

总 字 数:1200千字

版 次:2005年8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5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701-368-0/I·20

定 价:120.00元(全十册)

导 言

小仲马(1824—1895),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大仲马的私生子。七岁时大仲马才认其为子,但仍拒不认其母为妻。私生子的身世使小仲马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尽世人的讥诮,成年后他痛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淫靡之风,造成许多像他们母子这样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决心通过文学改变社会道德。他曾说:“任何文学,若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作为目的,都是病态的、不健全的文学。”这是他文学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而探讨资产阶级的社会道德问题,则是贯穿其文学创作的中心内容。

小仲马比较成功的作品有《半上流社会》(1855)、《金钱问题》(1857)、《私生子》(1858)、《放荡的父亲》(1859)、《欧勃雷夫人的见解》(1867)等。

1848年小说《茶花女》的问世,使小仲马一举成名。

这部作品兼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色,是法国戏剧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演变时期的优秀作品。

作品描写的是青年阿尔芒爱上了有“茶花女”之称的社交界名女人玛格丽特。阿尔芒经由朋友介绍得以接近玛格丽特,但却受到玛格丽特的冷落,他只好撒手作罢。之后,玛格丽特为了养病,作了一趟长途旅行。过了两年,重返巴黎的玛格丽特再次与阿尔芒晤面,阿尔芒深感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情有增

无减。某夜,当玛格丽特尽情地享受朋友们热情招待时,突然旧病复发,此时,追求玛格丽特的阿尔芒始终对她表示由衷的关心,同时倾吐了恋慕之情。此举使得原以为将在人情淡薄的世界中自生自灭的她深受感动。于是,初尝真情的玛格丽特绞尽脑汁来回避世人的眼光,同时兴奋地为爱情生活作各项安排。不久,他们便迁移到巴黎市郊的杜基巴尔,过着互敬互爱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当阿尔芒的父亲获悉此事后,便气极败坏地赶往巴黎,恳求玛格丽特顾及其子的前途离开阿尔芒,玛格丽特在伤心之余,答应了其父亲的要求。而后,阿尔芒前往中东旅行,而玛格丽特也成了某一贵族的情妇。不久,玛格丽特在肺病摧残下与世长辞了!

根据小说《茶花女》改编的同名话剧于1852年首次演出,获得更大的成功。小仲马的剧作大多以妇女、婚姻、家庭问题为题材,或描写在资产阶级淫靡风尚毒害下沦落的女性,或表现金钱势力对爱情婚姻的破坏,或谴责夫妻之间的不忠,总之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腐朽性质。作为法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先驱者之一,小仲马的剧作富有现实的生活气息,以真切自然的情理感人,结构比较严谨,语言通俗流畅。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5
第五章	22
第六章	29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5
第九章	53
第十章	63
第十一章	70
第十二章	78
第十三章	87
第十四章	93
第十五章	102
第十六章	110
第十七章	117
第十八章	121

第十九章	127
第二十章	135
第二十一章	140
第二十二章	148
第二十三章	159
第二十四章	167
第二十五章	182

第一章

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则广告：那是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物主去世之后举办的拍卖会拍卖家具和珍奇古玩。广告没有提及那位逝者的姓名，仅仅说明拍卖会将于十六日中午到下午五时，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我一向喜爱古玩，这次机会我决不错过，即使不买什么，至少也要去开开眼界。

后来，我才知道，昂坦街九号的主人叫玛格丽特·戈蒂埃。她是巴黎一位有名的妓女。

玛格丽特长得非常美丽，她特别喜欢茶花，所以，人们都称她茶花女。玛格丽特死了，她生前欠了不少债，所以把她的遗物拍卖，用来还债。拍卖会在十六日举行。

十六日下午一时，我前往昂坦街。

走到通车辆的大门口，就听见了拍卖报价员的高嗓门儿。

我不声不响，钻进这令人哀伤的嘈杂人群中，心想在那可怜女子咽气不久的房间旁边，就拍卖家具，以便偿还债务。我到场意在观察，倒不是想买东西。我注视那些拍卖商的面孔，每当一件物品的卖价超过报价时，他们就喜形于色。

衣裙、开司米披肩、首饰，售出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没有一样对我的心思，我一直在等待机会。

忽然，我听见有人嚷道：

“一部书，精装本，切口烫金，书名为《玛依·列斯戈》，扉页上还有题词，十法郎。”

“十二法郎。”冷场好一阵，才有人答道。

“十五法郎。”我应了一声。

为什么竞拍？我也说不清楚，恐怕是冲着题词吧。

“十五法郎。”拍卖员重复一遍。

“三十法郎。”头一个竞拍人又说道，他那声调似乎要把别人镇住，不再抬价。

“三十五法郎！”我也以同样声调嚷道。

“四十。”

“五十。”

“六十。”

“一百。”

应当承认，我若是打算制造效果，就完全成功了，因为，这样的高价一抛出，全场就一片寂静，众人的目光都投向我，想了解这个似乎志在必得此书的先生究竟是什么人。

我最后出价的声调，看来折服了我的对手：他愿意放弃这场竞买，这样争下去，也无非使我付十倍的钱买下这本书。看清这一点尽管迟了些，他还是躬了躬身，十分大度地对我说：“我放弃，先生。”

再也没有人提出异议，这本书也就拍卖给我了。

我自知囊中羞涩，深恐可能受自尊心的怂恿，再次执拗地竞拍什么物品，便登记了自己的姓名，将书单独放起来，下楼离去了。可以想见，目睹这场竞拍的人，一定百思不得其解：这样一本书，无论到什么地方，花上十法郎，顶多十五法郎就能

买到，不知我出于什么目的，竟然出了一百法郎的大价钱。

一小时之后，我派人取回了我买下的书。

在书的扉页上，赠书人用羽毛管笔写下字体优美的题词。题词只有寥寥数字：

玛侬较之玛格丽特，
相形见绌。

题词签名为：阿尔芒·杜瓦尔。



第二章

拍卖会三四天之后的一天早晨，忽然有人拉响我的门铃。

我的仆人，确切地说，为我充当仆人的门房去开了门，给我拿进来一张名片，说是送上名片的那人希望同我谈一谈。

我瞥了一眼，看到名片上印着：

阿尔芒·杜瓦尔

我搜寻记忆在哪儿见过这个姓名，终于想起那本《玛依·列斯戈》扉页的题词。





赠书给玛格丽特的人要见我是何来意呢？我吩咐立刻将他请进来。

于是，我看见进来一个金发青年，他高挑几个头，脸色苍白，还穿着一身旅行服装，仿佛几天没有换下，到达巴黎也没有顾得上刷一刷，还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杜瓦尔先生情绪十分激动，丝毫不掩饰这种情绪，双眼噙着泪花，声音颤抖着对我说道：

“先生，请您原谅我冒昧来打扰，又穿着这样一套衣服。不过，除了青年之间不必过分拘谨之外，我还特别渴望今天就见到您，甚至顾不上随行李去下榻的旅馆，尽管时间尚早，还是赶到府上，惟恐来访您不在家。”

我请杜瓦尔先生坐到炉火旁边。他坐下来，同时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捂住脸呆了一会儿。

“您大概难以理解，”他凄然地叹了一口气，又说道，“一个不速之客，一身这样的穿戴，还流着眼泪，在这样时刻来找您，究竟是何用意。”

“先生，我来拜访，就是想请您帮一个大忙。”

“请讲吧，先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您出席了玛格丽特·戈蒂埃的拍卖会吧？”

这个年轻人本来暂时克制了情绪，一讲这句话，又控制不住了，不得不用手捂住眼睛。

“在您看来，我一定显得很可笑，”他又补充说道，“我这样子，还得请您原谅，也请您相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肯如此耐心听我讲。”

“先生，”我回答说，“如果我真能帮上忙，稍微减缓一点

儿您所感到的悲伤,那就快些告诉我能为您做什么吧,您会看到,我是乐于为您效劳的人。”

杜瓦尔先生这样哀痛,实在令人同情,我就情不自禁地要给他行个方便。

这时,他对我说道:

“您在玛格丽特遗物的拍卖会上,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吧?”

“对,先生,是一本书。”

“是《玛依·列斯戈》吧?”

“正是。”

“这本书还在您手头吗?”

“就放在我的卧室里。”

阿尔芒·杜瓦尔得知这一情况,如释重负,连连向我道谢,好像我保存了这本书,是帮他的大忙了。

我站起身,去卧室取出那本书,交到他手里。

“正是这本书,”他边说边看扉页的题词,又翻着书页,
“正是这本书。”

两大滴眼泪落到书页上。

“那么,先生,”他说着,冲我抬起头来,甚至再也不想对我掩饰他流过泪,并且还要流泪,“您非常珍视这本书吗?”

“为什么这样问呢,先生?”

“因为我来请求您把它让给我。”

“请原谅我的好奇心,”我说道,“这本书,是您送给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吗?”

“是的。”

“这本书是您的，先生，您就拿回去好了，我很高兴它能物归原主。”

“不过，”杜瓦尔先生面有难色，又说道：“我至少应该还给您所付的书钱。”

“请允许我把它送给您吧。在那样一场拍卖会上，一册书的价钱是无足挂齿的，我也不记得付了多少钱了。”

“您付了一百法郎。”

“不错，”我也颇为尴尬地说道，“您是怎么知道的？”

“这很简单，我原想及时赶到巴黎，参加玛格丽特的遗物拍卖会，可是我今天早晨才到达。我一心想弄到她的一件遗物，便去找拍卖商，请他允许我查一查售出物品与买主的清单。我看到这本书是您买走的，便决定来求您让给我，尽管您出的价钱令我担心，您要拥有这本书，莫非特意留作纪念。”

阿尔芒这样讲，显然是担心我也像他一样，跟玛格丽特非常熟悉。我赶紧让他放下心来。

“我只是见过戈蒂埃小姐，”我对他说道，“她的去世使我产生的感受，正如自己乐于遇到的一位漂亮女子死了，哪个青年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我出席拍卖会，想买下点儿什么，结果执意竞买这本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就想斗斗气儿，要激怒一位跟我争夺，似乎向我挑战的先生。我再向您说一遍，先生，这本书就物归原主了，我再次请您接受，切勿像从拍卖商手中买到那样，您再从我手中买走，但愿它成为我们长久交往，建立密切关系的一种契约。”

“很好，先生，”阿尔芒对我说道，他同时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我接受，对您我也终身感谢。”

我很想问问阿尔芒有关玛格丽特的身世，因为，书上的题词、这个年轻人专程的旅行，以及他拥有这本书的强烈愿望，都激起我的好奇心，但是我也担心，立刻就询问来客，倒显得我不肯收他的钱，只为了有权插手他的私事。

他仿佛猜出我的心思，对我说道：

“这本书您读过吗？”

“整本都读了。”

“我写的那两行字，您有什么看法？”

“我当即就明白，您赠书的这个可怜的姑娘，在您的心目中出类拔萃，因为，这两行文字，我不愿意仅仅看成是一般的恭维。”

“此话有理，先生。这姑娘是个天使。拿着，”他对我说道，“您看看这封信。”

他递给我一封信，看样子这信已经被读过很多遍了。

我展开信纸，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阿尔芒，您的信收到了，您的心肠一直这么好，我要感谢上帝。对，我的朋友，我病倒了，患了一种不治之症。然而，您还是这么关心我，这就大大地减轻了我的病痛。毫无疑问，我活不到那一天了，没有福气握住写这封美好的信的手。假如世上还有什么能治好我的病的话，我刚刚收到的这封信的话语就会治好我。我将不久于人世，又相隔千里，见不到您的面了。可怜的朋友！您的玛格丽特模样大变，今非昔比了。也许还是不见为好，再见面也只能见到这副模样。您问我是否原谅您，噢！诚心诚意地原谅，朋友，因为，您对我造成的伤害，只

能证明您对我的爱。我卧病不起已有一个月，我特别重视您的评价，因此每天都写日记，讲述我的生活，从我们分手之时写起，一直到我无力执笔为止。

如果您真的关心我，阿尔芒，您一回来，就立即去找朱丽·杜普拉。她会把这本日记交给您。您在日记中能看到，我们之间发生事情的原因和情由。朱丽对我很好，我们经常谈起您。我收到您的信时，恰巧她也在场，我们读着信都禁不住流了泪。

万一我得不到您的音信，她也受托等您回到法国时，将我的日记交给您。您不必为这事感谢我。每天重温我一生仅有的幸福时刻，对我大有裨益；如果说您在我的日记中，能看出往事发生的情由，那么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

我很想给您留下一件东西，好让您能一直睹物思人，然而，我这里的東西全被查封，一样也不属于我了。

您理解吗，我的朋友？我快要死了，从卧室就听见客厅里，我的债主们派来的人走动的声响，那看守不让人拿走一件物品，即使我不死，什么也不会给我留下，惟有希望他们等我死后再拍卖。

唉！人就是这么冷酷无情！也许还是我错了，应当说上帝是公正而铁面无私的。

这样吧，最亲爱的朋友，我的遗物拍卖时您就来吧，买下一样物品，因为，什么我也不能为您单独留着，他们一旦发现，就可能控告您侵吞查封的财物。

我要离开的人世有多悲惨啊！

但愿上帝大发慈悲，让我死之前再见上您一面！我的朋友，

十有八九要永别了；请原谅我不能给您写得再长了，那些声称能给我治好病的人总给我放血，结果我的手不听使唤，无力写下去了。

玛格丽特·戈蒂埃

信的末尾，字迹的确不清了。

我把信还给阿尔芒。我拿信看的时候，他一定在头脑里又读了一遍，因为他接过信就对我说：

“谁想得到，这是一名妓女写的呀！”

他忆起往事，情绪十分激动，注视了一会儿信上的文字，最后送到唇边吻了吻。

“一想到人已死了，”他又说道，“要再见一面都没有做到，我也永远见不到她了；一想到她为我做了连亲姊妹都做不到的事，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死啦！死啦！临死还思念我，还写信，还念叨我的名字，可怜的、亲爱的玛格丽特！”

阿尔芒不再控制自己的思绪和眼泪，他把手伸给我，我发现，他的两眼充满了泪水。

“瞧您，”我对他说道，“拿出点儿勇气来。”

“再见。”他则对我说道。

他极力克制，不让眼泪流下来，匆匆走出我的宅门，简直就像逃走似的。

我撩起窗帘，望见他又登上在门外等候他的轻便马车，刚上车就泪如泉涌，赶紧用手帕捂住脸。